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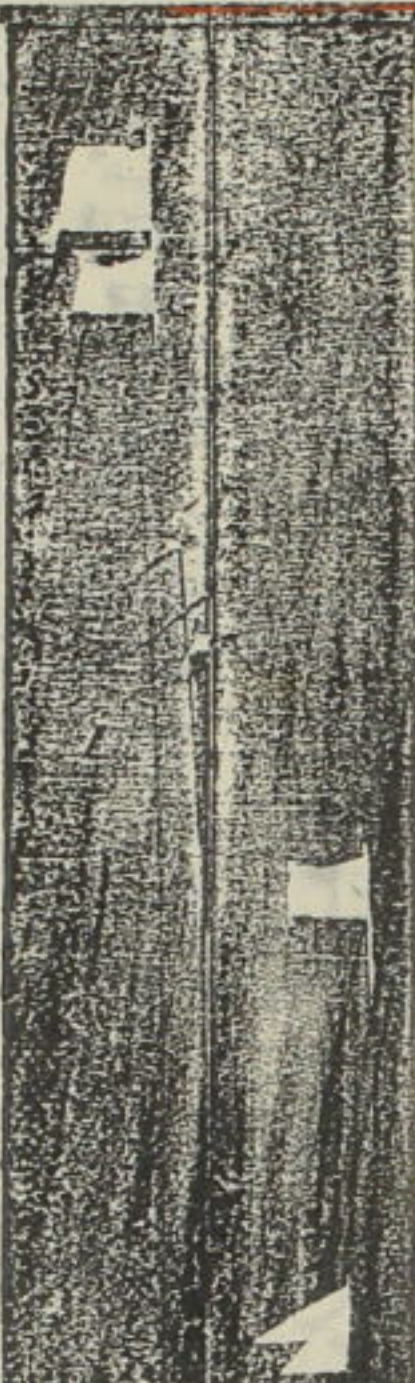
春秋列傳
楚 吳 越
陳 虞 隨
曹 蔡
木

□ 12
3073
8



12
3073
C

春秋列傳卷八



錫山錢 普以德校閱
關中劉士忠純鄉同校

楚

得臣字子玉楚大夫成王三十五年得臣帥師伐陳取
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
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
者與有幾冬晉公子重耳過楚楚子與之語不讓子玉
請殺之楚子不可竟厚禮之三十七年秦晉伐却楚闞

春秋列傳卷八

見

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圍商密商密人懼
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子玉追秦
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三十八年魯臧孫如楚乞
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祺臣也秋子玉鬪宜申帥
師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楚即晉子玉及司馬子西帥師
伐宋圍緡三十九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
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蔦終日而畢鞭七人
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蔦賈尚幼後至
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位於子玉以靖

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
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
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四十年晉人
伐曹侵衛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申叔
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
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
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
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
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
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
有三怨怨讐言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
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
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
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子玉使闞
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曰
焉晉侯使欒枝對曰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將見乙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
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
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洩柴而
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
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
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而還獻楚俘於王初子玉
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
賜爾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

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申包胥者楚大夫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爲之柰何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友也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楚昭王十年吳敗楚於柏舉遂

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不亦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走秦乞師曰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以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馱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野未獲所伏

下臣何敢即安裂裳裹膝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九頓首而坐秦乃出師十一年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吳師乃歸惠王十一年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

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知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矣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揜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之道知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乃召

五大夫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欲徼天之衷兵革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觀射父

楚大夫昭王嘗問於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

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乎天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

聖之後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
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
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祀使名姓之
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爨器
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
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
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
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故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
以物享禍災不生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

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
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
有嚴威神狎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
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
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
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
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

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生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

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畷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初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而不振生乃不殖其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鄉人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

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旽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合群神頗行國於是乎丞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絜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祝宗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女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

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

對曰民之徹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畷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左史倚相世為左氏故以官稱倚相嘗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耄老故欲見以交敬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藝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旻不遑暇食惠於小民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

其難哉子亶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堅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鄆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墮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未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接輿

楚人嘗佯狂以避世孔子之將適楚也歌而過之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聞之乃下車欲與之言接輿趨而避之不復與言楚昭王聞接輿賢使使者齎金往聘迎之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去妻從市來曰子幼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者以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

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
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
如去之於是與其妻相携變名姓而徙居焉終身莫知
所之

附

鍾儀楚之伶人也共王七年使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鍾
儀時從行焉既而晉會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
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後
三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
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
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
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上風不忘舊
也稱太子抑無私包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
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
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吳

季札號延陵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

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於是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

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如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已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

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曰美哉猶有憾也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舞韶濩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誰能及之舞韶箠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感其言遂因陳桓子納政與邑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乃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邊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在殯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札初使過徐徐君好札劔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劔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十七年餘祭卒弟餘昧立既餘昧卒又欲授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為王諸樊之子光以為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即不受國吾當立及札使於晉光乃使人弑僚而自立是為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伍員字子胥楚伍舉之孫奢之子也奢二子長曰尚員其次也平王使伍奢為其太子建太傅又使費無極為少傅無極失愛於建王使無極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極馳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為太子更求

婦王遂自取秦女絕愛幸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極因恐一旦王卒而太子將殺已常讒建建母蔡女無寵王稍益䟽建使居城父守邊無極又日夜讒太子於王曰自無極入秦女太子亦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檀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問之伍奢知無極讒太子對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䟽骨肉之恩乎無極曰今不制後悔也王遂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使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奔宋無極曰伍奢有二

子不殺為楚國患蓋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伍奢聞

之曰胥已亡楚國其危哉楚人遂殺奢及尚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建乃還鄭會從者泄其謀鄭遂殺建建有子名勝胥懼乃與勝俱奔吳至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走至江江上有漁父知伍胥之急乃渡胥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今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邪不受胥未至吳而疾止中

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胥乃因公
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
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舉兵相伐吳
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還胥說吳王僚曰楚
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
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亦以自報讎耳伐楚未可破
也胥知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
專諸於光退而與勝耕於野五年楚平王卒初平王所
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

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
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
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旣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
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氏皆出伯州犂之
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
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
其兵降楚楚封之於野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
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三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
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濶五年

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
負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
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
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
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帥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
陳吳王之弟夫槩王將兵從王及戰夫槩王以其屬五
千人先擊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
遂至郢楚昭王出奔隨子胥求昭王不獲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

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
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
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包胥曰吾
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
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
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
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與楚師會于稷大敗吳兵于
沂又敗于雍澁吳王乃歸昭王入于郢後二歲闔廬使
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于都十

九年闔廬伐越越王句踐禦之于鵠李吳師大敗闔廬傷還卒於陘夫差立二年伐越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課澆使季杼誘

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吳王不聽乃與越平十二年夫差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

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
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
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太宰嚭素惡子胥因
讒之王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主不可不備焉臣
聞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
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居常鞅鞅願王

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
錢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將為
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今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
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
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
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今可為器而抉吾眼縣吳
東門之上以觀越人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
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其後
越竟滅吳

蹇 吳王夷末弟也夷末七年楚靈王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遂射以繁楊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瓊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乃使其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楚王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騅馬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震電馮怒

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在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遂濟於羅汭及汝清吳不可入楚遂觀兵於坻箕之山以蹇由歸至楚平六年令尹子瑕言蹇由於王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

王孫雒 吳大夫夫差十四年將會晉定公于黃池是時越
句踐乘吳無備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遂入吳焚姑蘇取
其大舟夫差方與晉爭長未成聞告合諸大夫謀歸與
會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頌敢先對二者莫利無
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
既敗矣將夾溝而膠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
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湏之不能去
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
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

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
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矧
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
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
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
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
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
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
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

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乃夜戒三軍皆鼓
譟其聲動天地晉使大駭乃令董褐請事遂許吳王先
軟晉侯亞之既會越聞愈章王恐齊宋為已害乃命王
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過
之後七年句踐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保姑
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固諫不可句
踐曰吾欲勿許而難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
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
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

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
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
虐不思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
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鼃魚鼈之與處而鼃鼃
之與同階余雖醜然而人面也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
譏諛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
祥雒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雒辭而返范蠡不報
於王擊鼓興師隨使者至於姑蘇遂滅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

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伯嚭字子餘吳太宰楚伯州犁之孫也吳王闔廬元年楚誅伯州犁伯嚭奔吳吳以為大夫三年伯嚭與子胥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二亡將軍九年遂進為太宰從闔廬伐楚楚大敗遂入郢鞭平王之尸夫差二年王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嚭以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

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吳太宰嚭會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越王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行獻嚭嚭受之因說吳王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乃聽之與越成而罷兵四年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伍胥亟言於王請殺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群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吳王欲臣范蠡知不可得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內范蠡曰臣請如

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與夫人降服夫斫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無難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夫婦之禮不廢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二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孤窮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召太宰嚭謀赦越王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子胥固諫不可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

之地以貶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句踐因太宰嚭入問疾吳王悅之乃赦越王歸國八年夫差及魯哀公會於鄆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師

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詔乃止九年夏齊悼公忿魯執邾子乃請師以伐魯魯聞之歸邾子於邾邾子復無道吳乃使太宰嚭討邾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十三年吳使嚭如魯請尋盟哀公使子貢辭之乃還秋衛侯將與吳王會于郟既而辭之及魯哀公宋皇瑗盟吳王怒乃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

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人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四年吳王與晉侯會於黃池王欲以魯公見晉侯子服景伯爭之乃止既而悔之乃囚景伯以還及戶牖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

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
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過
宋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嚭曰可勝也弗能
居也乃歸初伍員數與嚭爭越議嚭因讒于王曰伍員
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
疆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員員必為亂與逢
同共謀讒之王王聞子胥使齊託其子於鮑氏遂賜子
胥屬鏤劍以自殺二十三年越王滅吳殺夫差而誅太
宰嚭以嚭不忠於君與已比周也

越

大夫種

姓文名種字子禽越王句踐既敗於吳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

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
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
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
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簞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
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
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

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救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十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時吳太宰嚭取貨于越乃言于王與之成而去後

吳王復伐越句踐將起師逆之大夫種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吳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敵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不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

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番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邊蕃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駭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辭於王府天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

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乃還既黃池之役句踐襲吳入其國大獲而歸已而夫差還息民不戒種乃昌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不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吾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羸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

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
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
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
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
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遂滅吳初句踐自
會稽復國曰以報吳謀於范蠡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
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
如蠡也王乃令種守國以兵事咨蠡故越之所以滅吳
而復振者皆種與范蠡之力也吳既滅范蠡遂去自齊

遺種書言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樂勸之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
賜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
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
尤善計筭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句
踐句踐父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常卒句
踐立闔廬乃與師伐越句踐擊敗吳師於檣李射傷吳
王闔廬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

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
范蠡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
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夫道盈而不溢盛而不
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
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
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
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弗聽范蠡復
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
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上帝禁之行此者

不利王不聽曰吾已決之矣遂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
兵擊越敗之夫椒句踐以餘卒五千保於會稽吳王合
兵圍之益急句踐謂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
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不
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
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王不許
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
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歸句踐既反國將使范蠡為政
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

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蠶王乃令大夫種守國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為質於吳三年吳人遣之歸事詳太宰嚭傳比至王益親蠶而委國以聽曰不穀之國家蠶之國家也蠶其圖之范蠡於是復言於王以民事委大夫種以兵事自任君臣上下戮力同心是故以亡國之餘卒能轉敗為功以滅強吳皆二子力也初句踐求報於吳也召范蠡而問焉曰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蠶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成

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汙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國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事將未可知也又二年王召范蠡而問曰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體曲相御而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吳稻蟹不遺

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玄月，王復召范蠡而問焉，曰：諺

所謂餽飯不及，壺飧歲晚矣。子將柰何時？吳王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行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王。於是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大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反自會，厚禮請成。蠡以吳尚能與守也，乃復言於王，許之。成而退。後四年，復伐之，大破吳師。因以兵圍之，復棲吳王於會稽之山。吳王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

曰臣聞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抱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

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鼃魚鼈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階余雖覲然而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

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今事已濟矣彘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為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浮於五湖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

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陳

洩冶者陳大夫也靈公十四年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既而其行益甚泄冶退而告人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

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虞

宮之奇 虞大夫也晉獻公在位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
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
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
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郟三門
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
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

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
伐虢滅下陽以還又三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代虢公復
許之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
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
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
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
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
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

國乎公曰吾亨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遂以其族行曰虞將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隨

季梁者隨之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膄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越二年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伐

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帥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鬪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與盟而還

曹

僖負羣 曹大夫晉文公為公子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為

禮聞其辭晉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簿而觀之負羈妻謂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負羈醜殮寘璧文公受殮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多矣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夫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

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此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師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公弗聽既而文公復國誅觀狀遂入曹數之以不用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曰獻狀令無入負羈之宮免其族魏犇顛頡卒執僖負羈氏文公怒殺顛頡以徇于師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之庶子也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乃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宣公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皆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曹宣公既葬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亦將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之以歸于周諸侯皆賢子臧請于晉將見子臧于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

逃奔宋三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于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于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子名會悼公二年會以事忤公遂出次於鄆以待公命公久而不召遂自鄆出奔宋故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所以表其賢者之後而能盡去國之禮也

蔡

聲事景公為大夫故大師子朝之子初楚大夫伍參與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公子牟公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如晉遇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將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

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啓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為師王子燮

為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戢黎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讚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昔雖子之父兄譖雖子於恭王王弗是雖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後晉將遁矣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其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雖子之為也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取

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甲公巫臣之為也今湫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而望曰庶幾赦吾罪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謂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乃使湫鳴召

其父而復之

朝吳聲子丁楚靈王滅蔡封棄疾為蔡公朝吳乃依棄疾在蔡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亂於是朝吳從棄疾以入楚是為平王平王既立乃召蔡靈公之子廬後封於蔡自是終春秋之世而蔡之祀守不墜者皆朝吳之功也平王二年費無極讒於王遂出奔於鄭

春秋列傳卷之八終

